

新民晚报

上个月,中考、高考相继出发榜。于是,网上坊间开始流传起某些高分考生的“励志故事”。从拔尖的考分到满贯的奖项,他们接受的学校与家庭教育,种种经历纷纷与诸朋友圈,读来似曾相识,可谓“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”。

其实,高分考生的人设逻辑无非几种:其一,高分考生就是大学霸,就是寒窗苦读的料,“头悬梁、锥刺股”,从小到大、数一数二;其二,高分考生不仅是传统的学霸,还有个人志趣和爱好,甚至“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”全面发展;其三,高分考生属于神童天才,无论读什么学科都很强大,哪怕不刷题、不复习,也照样拿高分、进名校。比如今年,读到考进沪上某顶级高中的一男一女两位学霸的故事,前者“从不把学校作业带回家,每天晚上10点前必定睡觉”;后者既是学习委员也是体育委员,立定跳远超2米……这给我的感觉是,过去那种“两耳不闻窗外事、一心只读圣贤书”的刷分考神已不“流

别人家的高分考生

徐瑞哲

行了。正在流行的就是,又会学又会玩,父母从不焦虑的真正“三好生”,他们似乎比学霸更学霸。

殊不知,无论哪种类型,幸福的家庭可能一模一样,学霸的家庭各有一本经,但学渣的家庭也绝非一无是处。高分考生只属于他或她的家庭,本质上真的是“别人的孩子”“别人的学霸”。假如有人想将高分考生的故事设定为某条公式、某项标准,误以为他们走的路代表着所有考生可以走的成功之道,那么这种“生搬硬套”可能会毁了你自家的孩子。高分考生真的有模式可循?家有考生的你,或许该反思一下自己思路是否进了套路。

事实上,对于“家有学霸”的网传剧情,一位来自名校的高分考生曾经自白:“我也看了,感觉并不像我。”“无论考了多少分,我还是

原来的我,你还是原来的你。一切都没有改变,也请不要用不一样的眼神来打量我。我就是个普通人,你也是个普通人。”“人生才刚刚开始,高考成绩并不能给任何人下任何定论。”“不要根据一个数字来评价我的生活。”

的确,对于中高考的成绩,不能以结果为导向,更不能以此为结果导向未来。分数即使算是一把尺子,对于每个不同的学生个体也有不同的刻度。况且它太短了,远远不足以衡量一切。高分考生的自我判断很客观:“我的分数高一些,并不意味着我的高中三年是‘成功的’,也并不意味着我将来成就就会比别人大一些。我也可能取得很大很大的成就,也可能输得一败涂地,也可能度过平庸的一生。”

从中考到高考,根本不是学涯之中9年或12年的句号,更不是什么惊叹号!读过学霸成长史的家长,最实用的读后感,恐怕就是把心中那个“别人家的高分考生”请出家门,让自家学霸走好自己的人生路。



边看边聊

夏日自得其趣。住浦东小镇的时候,屋后篱笆之内,小有空地。父亲勤劳,栽几行紫茄、番茄、竹篱丝瓜,地上藤蔓青翠,一丛绿云,那是他的宝贝牛角瓜。几许菜蔬瓜果,父亲像荷花弄草。一次,我的农场同舍小友阿牛和诗人谷雨来玩。父亲见来了儿子的朋友,非常高兴。到屋后园里,采了好几只我们浦东

当地有名的青皮绿玉牛角瓜。竹篮柄上扎绳子,将瓜放进井里,过一会儿吊上来,冰凉冰凉。洗干净,连皮,青嫩如玉、脆甜似蜜。阿牛谷雨吃个肚皮胀。谷雨望见水满满的居家河,木板小桥,嚼着牛角瓜说,若能闲居浦东,有多少田家诗好写。谷雨

家在四川北路虬江路一带,精致的公寓房,弄堂外马路上让大地山河与书同存于胸中。明末张元长,布衣,家境贫寒,却心思雅致,平凡生活时时生出趣味。夏天晚上奇热,他乘条小舟,“宿舟中,凉风亦旋起。”虽贫居,草堂却收拾得干干净净。桌上放茶笋梨橘,“侑之以兰。”“尽图书所前后,花影凌乱,香魂夜发,予亦輶然而喜。”并说若“佳水名茶,奇香野嫩,异卉新书,此贫之至适也。”办到似乎也并不太难。

苏东坡做钱塘太守,有个拿手菜:亲手做鱼羹。羹制成,招待好友。友叹曰,聪明男子真无所不可。鱼非奇珍,羹亦家常,东坡却有秘诀。“众皆异之,谓此味超然有高韵,非寻常庖人所及。”“而坡亦自喜,便欲常作此。”我猜,浙江之夏,西湖月满,钱塘潮高,东坡先生常展示鱼羹手艺与朋友一起消暑的人生不枯燥,夏日生趣,动手出

前些日子,在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上官云珠百年诞辰之际,看见网上有影迷朋友纪念这位一代影星,不由得使我想到了她父亲与她的父亲。上官云珠原名韦均萃,她的父亲韦亚樵,又名韦省三,号醒翁,雅好灯谜。抗战胜利后,上海《和平日报》“海天”副刊推崇灯谜、诗钟等传统文艺,并组织谜家举行灯谜猜谜活动,韦醒翁亦参与其中。海上文坛耆硕陈以鸿先生曾在《记上官云珠之父韦醒翁》一文中回忆道:“报社除以副刊提供文虎(即灯谜)园地外,还专门举行过几次大型谜会,并有海天联谊会组织。联谊会约集文虎爱好者,定期共同悬谜,自备奖品,相互猜射,名曰‘虎会’。参加者中有一位道貌岸然的银髯老者,即是上官云珠的父亲韦醒翁。在我的印象中,老人只是默默地观看谜间所悬谜条,很少与人交谈,更从未听他说起有关女儿的事情。会中作品每次都由周油辑录,自行刻蜡纸油印分发,亦以‘虎会’为名。”

查当年编印的《虎会》谜刊,存韦醒翁创作的灯谜近50条,另有其数篇谈灯谜创作的短文及贺诗等。谜作如:“寒梅著花未”(打《红楼梦》人名一)“探春”,谜面出自唐王维的《杂诗三首》,梅花是报春的使者,所以谜底解释成“探询春天的消息”;“大雪纷飞”(打成语一)“天花乱坠”,“天花”别解作“天上的雪花”;“洞中别有天地”(打文化名人一)“孔另境”,姓氏“孔”别解为“洞孔”,“境”是“景象”的意思,孔另境是现代著名作家,茅盾的内弟;“红袖添香”(打《红楼梦》人名一)“侍书”,谜面指古时候书生读书有红颜陪伴伺候,谜底释义为“伺候书生”,侍书乃《红楼梦》中探春的丫环;“阿母弗懂簿记”(打市招一)“堂不会账”,旧时会计可称“簿记”,谜底原为过去饭店等处用语,意思说堂倌在店堂只结账不收钱,会钞须至账台,这里要顿读成“堂/不会/账”,“堂”别解成“母亲”,以“母亲不会算账”之意扣合谜面;“寿阳额上花”(打文化名人一)“梅朵”,谜面借用“梅花妆”典故设谜,《太平御览》卷九七〇引《宋书》:“武帝女寿阳公主,日卧于含章檐下,梅花落公主额上,成五出之华,拂之不去。后有梅花妆,后人多效之。”谜底解释为“梅之花朵”等。这些灯谜都颇具巧思。

在“虎会”第二十和三十届雅集时,韦醒翁还分别题诗纪念。如《祝虎会卅周年纪念》诗曰:“虎会欣逢三十周,至诚一点祝添寿。芜辞勉作抛砖引,伫候吟坛珠玉投。”这段尘封的“虎会”谜社活动距今已七十余载,知道上官云珠之父擅长灯谜者恐已不多,撰此文以记之。

夏日清趣

赵韩德

热闹非凡。夏天最安然舒心的时刻,是吃晚饭。母亲的家常小菜是豆瓣咸菜汤,豆瓣是春季蚕豆大量上市后自己剥了晒干的。还有毛豆子炒青鱼块、凉拌海蜇、葱油麻糊榨菜末、一盘咸肉片。有时是冬瓜扁尖汤、红烧带鱼。母亲是宁波人,还喜欢吃醉腌梭子蟹、酒糟黄泥螺。这些菜现在想起来都开胃十分。

这是我们平常百姓夏日的的生活味儿,令人不免想起前人的夏日日常。友人说:“最宜平居有古人。”大概是指古人中多贤人、趣人。其中有主张夏天不妨读书的,而且最好是到山中。我想也许山里松风润、水鸟鸣草绿、环境清幽,古人却说为的是要



渔村一角 (写生) 王文明



谜话

父亲手上的“四大金刚”,总叫我们做子女的感到那么不可思议:他会结绒线衫、会做家具、会组装半导体收音机,还烧得一手好菜。他曾应邀为许多亲朋好友的女儿婚宴掌勺。那道美味佳肴走油肉不油不腻,远近闻名。

这道走油肉堪称父亲的私房菜,至今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如何做成的。每当父亲在厨房里忙忙碌碌时,也是我静下心来读书的时候。关在房间内归隐书香,沉醉文字,慢慢感悟书里乾坤,不一会儿工夫,厨房里徐徐飘来走油肉的香味,竟使我有魂不守舍起

来。随着香味弥漫四周,我终于控制不住自己,迫不及待地来到厨房,好想当即品尝一下走油肉的美味呢。

然而,我还是没有动起筷子。不是不敢吃,实在是因为走油肉色香

父亲的私房菜

邵天骏

味俱全,让人不忍“下手”。只见这道菜肴,用梅干菜或其他青绿的蔬菜打底,色彩宜人,肥瘦相间,肉皮褶皱,香气四溢,似乎就是用美食雕琢成的一件“工艺品”。后来我才得知,父亲做的走油

近日,与朋友们去宜兴旅游。以前只知宜兴的茶壶出名,没留意过它的自然风光。这次,慕名去了“大竹海”。山不高,只611米,为安全起见,还是坐了缆车。艳阳高照,满目青翠,和风拂面,惬意舒畅。到了山顶,个个大呼小叫:“快,深呼吸,洗肺啦!”

话音未落,忽地,天昏地暗,雷声滚滚,大雨倾盆,赶紧回撤,索道停了,只得步行下山。只见泉水清澈,台阶暗绿,心中窃喜,雨中风景更美了!没走几步,山路两边,涓涓细流渐渐变得狂野,有的地方已成了瀑布。台阶漫野着,又无扶手可借力,下山充满危险。

十多年没爬山了,下山更比上山难,何况这么大的雨!心里紧张,腿也开始抖起来。山上无建筑,天黑了,无处过夜,只好咬牙坚持。走着走着,想起三十年前的那次宜兴之行。

那年是陶行知先生百岁诞辰,我为制作纪念品,去了千年瓷都。满街瓷器,质优价高的,我买不起;粗糙雷同的,我看不上。走了两天,一无所获。回家后,捧起小茶壶喝茶。这把壶是老物件,不知怎么躲过岁月风尘传到我手中,却从未细看过。这回,拿在手中,忽心有所动。第二天我去了宜兴。

满街棚屋简房里都是茶壶。我走进一间小店,一中年男子立刻站起,邀我坐下,泡了一壶茶。对茶壶,我当时一窍不通,也不知该如何说清我的要求。他说,你先看看。茶几上一下子排了十几把壶。茶清冽、壶雅静,他的声音柔和,脸上是淡淡的笑容,似乎这不是生意,而是老友倾谈,我没有一丝犹豫就把任务交给了他。令我更意外的是,他

招是个好办法。

一到夏天,街上餐馆畅销的,就是冷面了。我家附近的一片姑苏面馆,清早就在大大的圆竹匾上摊晾面条,还用电扇吹。整个上午买冷面的顾客不断。冷面浇头丰富繁多:绿豆芽、茭白丝、鱼香肉丝、鸡汁百叶丝、香菇面筋、韭叶笋丝、花生酱、芝麻酱……我家的冷面一般自己做。冷熟面条加麻油、六月鲜酱油、鸡毛菜,拌匀,再配温温的绿豆莲子百合汤,剥两个喷香深褐色茶叶蛋。家常快餐,省力省心省时间。

初夏的家里,我最满意的,是妻子交替更新蔺草席子。蔺草是生长在湖泊泽地的天然植物,鲜嫩可人的绿色,柔韧修长的翠条,芬芳香郁,适人意,宜居居。看它的一串小名,就知道当得起“绿色钻石”之称:虎须草、碧玉草、草丝、无节草……坐卧之间,飘来淡淡的蔺草清香,像置身湖畔,微风吹拂,心旷神怡;伴着夏日之菖蒲艾蓬芦叶粽子味儿,感觉夏天其实蛮不错。人生智慧,开心生活。

说:“我知道陶行知,我尊敬他,会好好做壶的。”我问价钱,他说,不急,你看了样品,如满意,再说。临走,他送了我一把壶,真是如沐春风。

后来这把纪念壶上,刻着陶行知的名言“爱满天下”。我们做了100把壶送给陶友,获得一致好评。再后来,我策划了一系列“爱满天下壶”,其中诗词名家壶,请了冯其庸、叶元章、曾敏之、芦芒等十位名家特地创作,在壶上刻了他们的字迹,十把壶被一抢而空。现在这些名家都已去世,诗词壶成了藏家寻觅不得的绝品。因为做壶,那些年,我常去宜兴,我不仅慢慢地学会赏壶,还得来全不费工夫,收藏了一些名家壶。每次在宜兴盘桓,最大的感受是,陶都的壶和人,谦和真诚,颇有君子之风。壶天壶地塑造的城市精神,温厚、温良、温和,是妥妥的一个“温”字!

下山的路越走越难,导游跑上来拉着。一个踉跄,我的脚卡进了台阶夹缝拔不出来,两腿发软,眼看要跌进水里,朋友们合力拉出我,我抖着腿,颠着身子,使劲地站直了。下山的路望不到尽头,人已精疲力竭,浑身湿透的我实在无力再移步了。走投无路之际,我忽然想起小时候父亲指着家里的瓷瓶、陶壶对我说过的话:陶瓷经水浸火烧才能变成一件珍品,做人也一样,水火交融、土木兼容、刚柔并济,历经千磨万击,才能变得温润、坚毅、美丽……

我豁然开朗。如有神助,风雨交加中,我涉水前行,近3000级台阶,我终于平安走了下来。宜兴的山水,滋养了千年窑火,这片神奇的土地,今天,助我创造了奇迹!



叶良骏

垃圾塘街是浦东黄浦江畔一条小路,在它的周边还有不少小路,什么“烂泥渡路”“汤家弄”……它们像蟹脚一样,横向四方。

我呱呱坠地在垃圾塘街,在这里长大,在这里成家立业。这条街平时还好,一下大雨,就成了“龙须沟”,大人叫、小孩闹,阴沟堵塞,垃圾漂浮、到处积水,一片水汪汪的。不懂事的孩子们打水仗,玩“官兵捉强盗”、在水中划着大木盆当小船,还兴奋地唱:“洪湖水呀,浪呀嘛浪打浪呀……”那时的我们根本不懂,大人们为啥此时如此愁眉苦脸。

要说印象最深的还是每年夏季要遭遇的大潮汛、台风或大暴雨。晚上睡得好好的,我突然被“咕噜、咕噜”的声音惊醒,河水、雨水……涌进家中,一家老小,紧急起床,立即投入“抗洪”中……这样的折腾,在垃圾塘街不是偶然,居民们也习以为常了。

长大懂事了,我记得人生中遇到一件难忘事。那时,我在浦东的东昌路小学读书。第一次填写学生情况表,在家庭地址一栏上,我填“垃圾塘街6号”,班上调皮的小黑皮,看到了我的表格,竟然在全班同学面前,大声叫嚷着我的小名:“不得了,毛头住在垃圾桶里……”引起同学们哄堂大笑,令我尴尬不已。

1990年4月18日,是我们浦东人永远要记住的日子。浦东拉开了开发开放的大幕,落后、贫穷的旧浦东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。浦西、浦东共发展、共繁荣,“一江烟水照晴岚,两岸人家接画檐”。从此,我从垃圾塘街走出来了,搬进了新公房,后来又买了商品房,住房条件越来越好。浦东人的日子,似甘蔗节节攀高,每天享受着绚丽多彩的生活。

如今,垃圾塘街及周围的“滚地龙”早已销声匿迹了,取而代之的是陆家嘴金融贸易区。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,上海中心大厦、环球金融中心、金茂大厦、东方明珠等高档楼宇林立……

从垃圾塘街走出,我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我们的小康生活。我展望望着浦东富有魅力的明天,明天有更大的希望,明天会更加光辉灿烂。

难忘父亲的“私房菜”,走油肉是我印象最深的美味佳肴之一。而父亲在此基础上做出来的走油蹄髈,同样叫人百吃不厌,成为邻里及亲朋好友置办各类酒席的一道“招牌菜”。

走出垃圾塘街

周成树

